

王阳明

明浙江余姚人 弘治十二年进士

正德年初被贬至贵州龙场

后任庐陵（在今江西）知县

巡抚南赣 总督两广

曾镇压农民起义

又平定宁王宸濠之乱

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曾筑室阳明洞

学者称阳明先生

其主张以心为本体

提倡良知良能

格物致知 自求于心

杨行恭 / 著

王阳明传大奇

湖北人民出版社



杨行恭 著

王阳明传大奇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王阳明传奇

杨行恭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十堰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393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5.75
插页：4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1—3 000

印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书号：ISBN 7—216—03038—9/K·329

目 录

一	都御史宴请弟子	1
二	智多星指点门生	17
三	观棋枰巧破疑案	36
四	刘大夫胡弄魔头	52
五	阳明洞初拈心学	67
六	弥勒佛有苦难言	83
七	武夷山兵机初露	97
八	情切切烛影摇红	109
九	瘴瘴地悟证大道	123
十	吉安府折服梟雄	141
十一	刘奶奶赠银送宝	156
十二	酒疯子智设迷团	171
十三	元宵节兵败自救	187
十四	王县令苦诉无能	203
十五	看风水处决恶棍	218
十六	宁王妃礼遇少姝	234
十七	鲫鱼背计夺天险	249
十八	抗圣旨臣直主明	265
十九	庆功宴抚台说卜	280
二十	玉面狐巧说王爷	296

二十一	南山寺玄机泄露·····	311
二十二	鄱阳湖血染残阳·····	327
二十三	石钟山国师送客·····	343
二十四	小渔郎擒拿叛王·····	357
二十五	王大帅挂冠宵遁·····	371
二十六	演武场教训权奸·····	387
二十七	老尚书整治伯爵·····	409
二十八	女秀才开示老翁·····	424
二十九	授良知百川归海·····	441
三十	阳明学航渡东瀛·····	457
三十一	钓鱼台口授真谛·····	472
三十二	人中龙旧地升天·····	487

一 都御史宴请弟子

弘治十年，武昌遭遇百年未有的大寒。

朔风，呼啸凄厉，呜呜的简直像鬼怪的嘶叫。蛇山上的古树，也如醉汉似的，身不由主的随风摇晃。

彤云密布，暮霭沉沉，蛇山脚下高拔轩昂的巡抚官邸，也无一丝生气。

一间可以遥视大江的房子内，炉火通红，然而静悄悄的没一点声息。

临窗伫立的一位官员，纹丝不动。

他，体态魁梧，国字形的脸膛上，倒八字形的浓眉，不时皱动。此公姓王，单名一个琮字，当朝的兵部尚书。

一月之前，奉命巡视两湖。

湘赣闽三省相交之处，崇山峻岭，连绵千里，自元末以来，几十万盗匪盘踞，朝廷多次抚剿都无济于事。

这年秋天，天下乡试，两湖上千名秀才汇聚于武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考题泄密。

士子喧哗，朝野震惊。

士子，尤其湘籍的，奔走呼号，聚众抗议，弄得偌大的武昌城，也有点眩晕。

湘赣的山大王们，闻风而动，大有乘机倾巢而出之势。

两湖，天下的心腹，乱不得。

王琼，进士出身，深谙兵法，曾扑灭几次大的边防战火，屡建奇功，在外酋和山大王的心目中，很有威慑力量。

来后不久，士子的鼓噪，山寨的骚动，都一一趋于平静。

叫王兵部揪心的，倒是考题泄密一案。

已经查明：泄密题目为《君子不二过论》。泄密者为湖北学政陈益稷。陈受贿白银四万两。

王琼开始听到这一报告，简直是晴空落下炸雷，呆若木鸡。

陈益稷，以清正廉明，奖拔精英而闻名于世。

一年主考江西，录取的名字已经内定，他为了防范冤屈，对生员考卷一一复审，结果刷了十多名举子，重新录了十多名考生。而这些重新录取的，后来在京试中果然卓尔不凡。

按例，考中的士子，应送给主考大人一份贽礼，连同巡抚送馈的茶资，也非区区之数，然而陈益稷分文不取，全赏给贫寒的举子。他捋着长须笑道：“银子，老夫不缺。”

每次主考，陈益稷两袖清风，以选拔英才为莫大之乐趣。

由于爱才如命，陈益稷在湖北学政任内，变卖家财，敛资创办书院，聚徒讲学。

这样的一位道道地地的理学家，怎会去售题受贿呢！

可是，重审此案的左都御史徐文贞，却认定此案无法推翻。

理由很简单：考题，陈益稷亲手锁在密室的铁匣子里。密封期间，女眷无人到大厅，幕僚男仆无一人入内室，除陈益稷本人，整个衙内，男女没有接触。

徐已回京复命。

可王琼，却在沉思苦索，他要寻找疑点突破，挽救一位不可多得良臣。

房门，轻轻的推开了。

王琼一个转身，怒目而视。

来人悄悄禀告：“怀公公到！”

怀公公，怀恩。掌管传达圣命的司礼监。

王琼大步走入客厅，怀公公正与巡抚叙话。

施礼后，三人来至签事房。

怀恩宣示圣旨。

皇上震怒，将陈益稷处以极刑，由钦差大臣王琼监斩。

圣命难违，无力回天。

王琼整夜辗转难眠。

翌日，一夜大雪，把天地间装扮得冰清玉洁。太阳出来了，雪地上的阳光，刺得人们眼睛酸疼。

一幢豪华的酒楼门前出来了一群官员，他们一一登上马车，风驰电掣而去。

马车次第停在旷野。

下车的人们，围成半月形。

站在中间的王琼，向身旁的陈益稷宣示圣旨。

陈益稷年过五十，喝了几盅酒，脸颊通红通红的。

他，没料到在这旷野结束自己的生命，更未想到圣主对他处以极刑。

他，两眼瞪得大大的，双手乱撕衣襟，似乎要掏出一颗血淋淋的心来。

兀地，窜出两名刽子手，将他挟走如飞。

刹时，刀光一闪，陈益稷全身断成两截，扑倒在雪地上。

血，向空中喷射，又如雨点似的纷纷下落。

陈益稷没有死，上身扭动翻滚，双手在雪地上乱抓乱弹，片刻之后，张大嘴巴，向苍天猛吐一口冤气。那气雾，白练似的，足有几尺来高。

怀恩、王琼等人急忙走近细看，陈益稷已命归阴府，眼睛却瞪得铜铃似的，身边雪地上，歪歪斜斜的三个大字：冤、冤、冤。

王琼泪水簌簌，蹲下身子捏合死者双目，嘴里不住祷告：沉冤

一定要昭雪。

怀恩和巡抚耳语，而后宣示：暂以学政之礼收敛安葬。

武昌严寒，京都奇冷。人在街道上行走，整个身子都冰透了。

自腊月二十四日起，五更早朝暂停，内阁也改为轮换值日，处理日常政务。

可是腊月二十八，内阁得召开一次廷议，重论陈益稷之案。与会的除六部九卿，还有各部的言官。

皇上也可能驾临，听取群臣陈述。

陈益稷被杀的惨景，激起了举国的沸腾。

不是三个冤字，是七个呀！陈夫子含冤而死，死不瞑目。

那口怨气，直冲云天，连太阳也惨淡无光呀！

各部各地言官，奏本雪片似的飞向内阁，他们弹劾都御史无能，讥讽内阁孟浪轻率，擅自惨杀大儒。

言官秩品不高，但明太祖朱元璋赐予的权力大得惊人，对皇上对内阁，可以直抒己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些人一齐鼓动，内阁大臣就得头皮发麻。

二十七日中午，首辅刘健官邸，却在宴请宾客。

花厅内，涮羊肉，辣子川椒烹炙的狗肉，散发着诱人垂涎的异香。

两位客人。都御史杨一清，刑部尚书杨廷和。

杨一清，云南人。杨廷和，籍贯四川。两杨皆内阁的智囊，又是陈益稷一案的主管。

四川不怕辣，湖南辣不怕，云贵怕不辣。两杨的筷子，频频刺向狗肉。

刘健只是不断“请”“请”，自己吃得不多，喝得也很少。

望着两位下属朵颐，刘健心里不断思索，如何让客人神机焕发。

说实在的，刘健不在乎明日言官们的抨击，倒是为陈益稷的案子能否翻得过来而不安。

酒酣耳热，杨廷和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时机到了，刘健端出自己的忧虑。

杨廷和放下筷子道：“假的毕竟是假的，不可能天衣无缝。”

有理！刘健连忙点头。

廷和侧身转向杨一清：“御史大人，你的那位老徐，四分聪明，六分自负。老兄，还是你亲自出马吧！”

一清却蹦了一句：“皇上意下何如？”

问到了实处。

他深知，皇上听了怀恩和王琼的面禀，只是神色黯然，却不当即拍定重勘。目前固然群情激动，可皇上还未下定决心承认失误。如果只是让臣子们议议以遮耳目，或者勉强作个重勘的姿态，那执行者难于锐意向前，末后还得成个替罪羊。

廷和直视刘健：“皇上如不执意昭雪，谁敢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刘健点了点头，不过他认为，皇上不是不想昭雪，只是碍于面皮。重勘，显然否定了原先的圣命，向天下承认犯下了严重的过失。

看来当前最要紧的，由谁去搀扶圣主跨过这道铁门槛。

刘健离席，踱步沉思。

杨廷和捋须仰视。

杨一清暗想：敢于触犯龙颜的，大有人在；而既敢于直陈皇上过失，又能为君王所听信的，则只有……

他想起了一人。

皇上的侍读，太子的老师，现任礼部右侍郎王华。

刘健、廷和也认为王华最适宜，不过，还应有个帮手。

“奇香呀！奇香呀！首辅可分我一杯羹乎！”

来者是礼部尚书李东阳，当今的大名士，人称笑口常开的弥勒

佛。

他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此这般说了以后，众人又合计了一下，于是舒心悦快重新入席。觥筹交错，不及半个时辰，杯盘狼藉。

原来李尚书也为圣上能否决意为陈益稷昭雪而忧虑。昨夜一晚，没睡个囫囵觉。早上在书房闷坐，钦天监官员来报：半夜子时，一股黑气直冲北斗，整整持续了一个时辰。

孔子说，为政以德，君王就像北斗一样，享受着臣民的拱绕。北斗的晦暗，自然是在警示君主。

李东阳当即命令钦天监向皇上禀报，他自己写了份折子，来见首辅大人。

过年的那几天，送往迎来，应酬极多。杨一清将应对之事，交给夫人代劳，他自己整日整夜呆在密室里。

大年前的廷议上，言官们纷纷放炮。刘健罪责自己，代皇上受过。

皇上朱祐樘首肯重勘，为陈益稷昭雪沉冤。

左都御史老徐，触了个大霉头，群起而攻之，一头屎尿。

杨一清身为都御史，自然过失难逃，硬着头皮，顶受冷言热讽。

当场确定，杨一清率员重勘。

皇上朱祐樘拉长着脸，钦定时限，清明节之前查明。

舆论的谴责，朝野的期望，皇上的钦命，道义上的压力，将杨一清逼进这间密室，一缕惨淡日光的密室。

可是，案卷反复看了几天，脑子里依然空空荡荡。有时似乎有点眉目，但又恰似天上的云纱，稍一眨眼，无影无踪。

当然，号称智多星的杨都御史，还是画出了作案的粗线条。

女眷中一人抄下了考题，而后暗递给陈益稷的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又递给外边的同伙，几次转手，到了考生的手上。

难点有两处。

这个女的怎能将考题传递出去呢？

陈益稷严禁男女接近，现已查明，也未有男女接触过。

是谁将考题泄于考生的呢？

从行贿的考生去查，本应可以顺藤摸瓜，可是转手太多，无法理清来龙去脉。已经抓起来的几个，与陈府的幕僚仆人，无任何瓜葛。

化解难点，只有实地勘探，杨一清决定初八起程。

随员十多个，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的，三家的精英。

初六的上午，杨一清又犯难了。

派谁进入陈府？

对手异常高明，而那个女贼尤为狡猾，如果年轻妖丽，派去的人，倒会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杨一清在随员的名单上，瞧来瞧去，难于确定人选。

既要有坐怀不乱的德性，又得有一眼识出蛛丝马迹的精灵，这样的人……一清苦笑摇头。

忽然，有人抚摸他的手，温润润的。

一清侧视，夫人。

她，一清的续弦。美艳贤慧，同僚誉为都御史的玉观音。

“我想明日请几位客人，算是为老爷子饯行。”妻说。

一清接过名帖。

王琼，杨廷和，王华，王守仁。

王琼、杨廷和、王华，一清的好友，官居二品；而王守仁，六品刑部主事，论长幼，论尊卑，都不适宜。

夫人的心计……

一清笑了。

守仁，王华之子，廷和的下属，自己与王琼的得意弟子，一桌酒席，他成了个轴心。

夫人之意甚明，将守仁带去，作个帮手。

物色随员之时，一清首先想到的，便是王守仁，可是一番思索，割爱了。

去年秋天，守仁爱妻患痼病去逝，扶柩还乡之后，他自己也大病一场，直到严冬，才勉强到部供职。

“守仁初三来了，气色还不错。”妻见丈夫有点犹豫，点破一句。一清来了精神，说了几个“好”字。

夫人刚要离去，一清又开口了：“我想下午和守仁喝一盅。”

“老爷子等不及了！”夫人逗趣着，而后留下一串笑声。

杨一清门生不少，而最令他惬意的，还是这位王守仁。

十六年前，他任浙江学政，一次应绍兴知府王琼的邀请，作四明山之游。

余姚隶属绍兴府。这儿人杰地灵，严子陵生于斯长于斯，王羲之也有一支后裔定居于此。

现今有位饮誉江浙的儒师饶易夫子，终生不入仕途，可门下弟子或以进士而著名，或以学识而著称，杨一清久慕这位老人，游览了山景，便与王琼来到余姚。

姚河横贯县城，静静的向北流入大海。饶老先生的学馆，设在姚河岸边。进入大门，是个宽敞的院落，几株大树浓荫匝地，树上还传来秋蝉的鸣声。

饶易在院落里迎接来客，他头发银白，腰板硬朗，看来精神尚为矍铄。一清、王琼等人抢步上前，执晚生之礼。

客厅坐了片刻，杨一清领头步入课室。

饶翁是位名儒，面授的弟子自然是颇有根柢的青年。可是杨一清刚一进门，就止住了脚步。

一个少年猴在饶夫子书案后边的椅子上。

王琼等人在一清身后聚集观看。

饶夫子苦笑摇头。

少年一双黑亮的眼珠，扫视静悄悄的大同学。

有几个学生望着少年，有的见来了外人不由暗笑，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却亮着期待的眼光，似乎在静候讲释经义。

还有一些人埋首挥笔，书写未完的文稿。

题目，饶易已向一清他们交代：“性相近习相远”。取《论语》中的一句。

猛的，戒方一声响起。整个室内的人无不诧异，一个个抬头观望。

少年扶了扶挂在鼻尖上的眼镜，而后佯装干咳一声。

有人掩口而笑。

“交上来的文章我全看了。”少年扬起手上的文卷：“大都陈词滥调，毫无新意，你们这些伢子，怎么得了！”饶老夫子的声腔，摹仿得蛮像。

“孙燧写得还不错，一股浩然之气，充满于字里行间。写得最好的，又是王守仁！”

笑声爆发，一浪超过一浪。

只有那个坐在最后面二十左右的青年，正襟危坐，不苟声笑。

戒方又狠狠的拍了一下。

“听我讲！”嘈杂声顿时消失。

“这个题目的主脑是什么？嗯——”嗯的声调拖得很长。

一清内心一怔：题目浅显，可一下子抓住主脑，还得思索一番。

他侧身瞻望王琼，知府却在低头沉思。

“看我！”

杨一清望去，小家伙指着自己的鼻子。

这是什么意思？

后排那个青年会心的微笑，其他的人，目光困惑。

“守仁嘛，守住个仁字呀！”小家伙哈哈大笑。

杨一清乐了，王琼掩嘴，尽力不笑出声来。

不料一个学生兀地站起，冷笑道：“王守仁！你忘了守个仁字，

是条赤炼蛇!”

有的笑得前俯后仰,有的捂着桌子叫好,有的微笑,像看一场好戏似的。

小守仁摘下眼镜,站在椅子上,大声说道:“王守仁,内圣外王之谓也!”

人们怔住了,稍即不少人眼光明亮。

守住个仁字,修身而内圣,治国平天下而外王。孔圣的教义全道出来了。

精妙!精妙!

学生鼓掌叫绝,王琼拉着一清退回客厅。

坐定之后,王守仁被引到他们眼前。

满脸孩子气,宽阔额头的下面,两颗黑溜溜的眼珠。鼻子从两眉之间,如一条山脉,直奔唇上,准头高高隆起,宛似一条神龙昂首张望。

有气,有势,有根,一清暗暗思忖:这小儿如能锐意上进,日后必是人中之龙。只是不知家境如何。

他不作声,静观其谈吐举止。

“几岁?”王琼问。

“十二。”声音清脆洪亮。

“你爹大名?”

小守仁不直接回答,躬身拱手:“在詹事府,伴随太子殿下读书。”

一清、王琼相视而笑:原是年兄王华之子。

饶易立即作了说明,果然不出所料。

王琼更精神了,说道:“你爹进士第一,你也应该进士第一。父子状元,千秋美传呀!”说完,笑望众人。

余姚县令连忙接应:“余姚也名扬四海了!”

小守仁又拱起双手:“奶奶说,应该圣贤第一!”

圣贤第一?!

居然出于一个小孩之口!

愧杀天下追名逐利之人。

沉寂片刻，王琼调侃：“颜回，子路，子贡。守仁，你想作哪一个?”

问得巧妙，众人笑视小家伙。

小守仁不回答，只是微微地笑，两只眼珠乌溜溜地转。

“怎么，你不是圣贤第一吗?”王琼打趣着。

“座中无尼父!”

一清觉得刺耳，此儿口气太狂!

“无礼!”饶夫子大声喝斥，随即点明杨一清、王琼的身份，“都是你父亲的同年(同科进士)!”

小守仁向一清弯身揖拜，随即伏在地上，磕了个响头。

一清大为意外，正要搀扶，小家伙昂起头道：“杨叔乃当今治《易》名家，侄儿执弟子之礼了!”说完又磕了两次。

王琼仰身大笑，这小儿好乖觉呀!

哪知小守仁转身向他执行弟子之礼，要求教习兵法。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毕竟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嘛!

爱逗趣的王琼，进一步试探小家伙：“守仁，学问学问，你拜杨叔为师，赞礼便是向他质疑。何如?”

发问，便可探知学的深浅。杨一清蛮有兴趣的等待着。

守仁先是一拜，而后提出自己的疑点：“一阴一阳之谓道，为何乾卦都是阳爻，坤卦都是阴爻?”

杨一清眼睛大睁，惊愕之后，把小守仁拉到怀里，抚摸着头，叹道：“孩子，世叔错怪了你，座中无尼父!”

原来，这个问题前贤只有程颐夫子涉及，而治《易》，还无人替代程颐。

守仁，已经进入《易经》之门。

这孩子，决非等闲之辈。

杨一清想到这里，联想起那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

饶易的另一高足：孙燧。

出了学馆，杨一清一行，去拜望守仁的奶奶，岑太夫人。

老太太年近七十，粗眼看上去，只有五十左右。脸上红润，没有皱纹，一位善于保养的老祖宗。

大半个时辰的交谈，老太太说的全是学问中事。经史子集，信口而出；儒释道三家，款款道来，就像闲话家常，轻松自然。

这位涵养极深的老奶奶，熏陶了儿子，又在滋润着孙子。

杨一清将话题引到小守仁身上。

老太太听了众人的赞赏，眯眯的笑了。“你们这个弟子，可淘气透顶！每天有人上门告状，他自己有时也鼻肿眼青。不过，我的云儿，决非平庸之辈。”

云儿，守仁的奶名。

云儿五岁时，奶奶亲自教读，六个春秋，经书滚瓜烂熟，自个儿还读了《左传》、《史记》、《汉书》。

老太太赞道：“云儿的天赋强过他老子，顽皮嘛，也超过他老子！”说完格格地笑了。

杨一清连忙点头，他已领教了小不点的不凡和辛辣。

大家谈谈笑笑之中，小守仁回来了。

王琼爱逗趣，问道：“淘气宝！放学的路上鼓弄了什么？”

“玩了个审案子！”

余姚县令来了劲，忙道：“小世兄，有个案子帮我审一审！”

案情是这样的：一人捡到十吊钱，高高兴兴跑回家，可老娘臭骂一通，要他赶到拾的地方，等候失主。不久失主来了，却说掉的是二十吊，要拾的人赔上。双方争争嚷嚷，闹到衙里来。拾的时候没有他人作证，咋办？

知县刚刚说完，小守仁应声而答：“十吊钱判给拾的人！”